

经典悬疑推理系列

凯尔特之谜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齐宝鑫/译

THE CELTIC RIDDLE

七个信封，七条线索，
古老的《阿玛亘之歌》，
揭开谜一样的寻宝路线。
可是这条寻宝之路却荆棘丛生。

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京
图字：01-2008-4331

© Copyright 2008 THE CELTIC RIDDLE 2008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本公司特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尔特之谜(澳)汉弥尔顿著；齐宝鑫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188-912-4

ISBN 978-7-80188-912-4

THE CELTIC RIDDLE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电话：(010) 68326679 (发行)
(010) 68326678 (编辑)

凯尔特之谜

THE CELTIC RIDDLE

【澳】琳恩·汉弥尔顿/著 齐宝鑫/译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8-912-4

新世界出版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出版社 印刷 印刷厂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4231

© Copyright 2008 THE CELTIC RIDDLE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尔特之谜/(澳)汉弥尔顿著;齐宝鑫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8-915-4

I. 凯… II. ①汉…②齐…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8284号

凯尔特之谜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者:闫莉莉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915-4

定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谢词

爱尔兰是一方神圣的国土，那里不但风景秀丽，甚至每一块石头，每一棵古树，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神秘的气息，如果你去寻访，即使现在也能从中找出伟大的神话来。如果你有志于探访爱尔兰的神话世界，不妨借鉴约翰·迈克洛奇的《凯尔特人的神话》和迈克尔·戴姆斯的《神秘爱尔兰》，我本人从中受益匪浅。我还有幸得到其他人的无私帮助，尤其是吉姆·波尔克，简，提姆·马拉特，珍·拉什，伊莎贝拉·珀梅，米多拉·塞勒，凯瑟琳·克莱门特，还有苏茜·威尔逊。我还特别受惠于哈里·罗伊博士翻译的《阿玛亘之歌》。谨以此书献给我在爱尔兰的祖先。

阿玛巨之歌

(当他的右脚第一次踏上爱尔兰这方沃土的时候,阿玛
巨深情地吟诵了这首诗)

我是乘风破浪的海船
狂怒的海浪
咆哮的大海
以一敌七的牡鹿
悬崖上的苍鹰
光芒万丈的太阳
美丽的植物
愤怒的公猪
池子里的大马哈鱼
草原上的一片湖
熊熊燃烧的光焰
左右战局的无敌之矛
缔造英雄的天帝
是他理清山路
是他预示月光的到来
太阳落山的地方
是他将猛牛从塔拉驱逐
是勇猛的兽群左奔右突
是上帝使武器发出无敌威力

序 言

有这么一段故事是广为人知的。

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阿麦根和米尔之子没有登上这些海岸之前,那时候女神达娜的孩子们尚没有在斯菲退隐。不久之后,可怕的瘟疫夺取了帕斯兰纳的子女们的性命。很快大地复又回归原有的平静。但多年前的情景令人不敢轻易忘怀。

那段时日里,巨大的怪物在大地上逡巡漫游,无数像毒蛇一样的生物从海里爬上岸来,只有一条细腿和臂膊。人民之间惊扰频仍,拔出武器,搬弄是非的大有人在。天空下起火来,夜里女巫骇人听闻的尖叫声不断。紧接着便爆发了最残酷而激烈的战争,光明与黑暗展开激烈的角逐,优胜者是女神达娜一族。他们首先将弗保格击溃,随后在莫伊图拉战役中将邪恶的弗莫里亚人流放。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那场战役中的英雄和领袖:邪恶之睛的驱逐者奇妙的太阳神卢格;治疗之神迪安斯彻特;狩猎银手努阿达;首要领袖达格塔。现在终于有了一位主宰的上帝!而且据他自己夸耀还是一位出色的天才上帝,但胃口也极大。达格塔有一口神奇之炉,里面总是煲着炖好的乳猪。这口神奇之炉,并非普通的铁锅,乳猪也不是常见的猪

仔。不管有多少人用餐,里面永远有一头炖好的乳猪,从来不会空的。而且最为奇特的是,只要吃了锅炉里的食物,就能引发诗人般的雅兴,使死者复生。

有一天,达格塔到弗莫里亚人的军营请求休战,其实诡计多端的达格塔,真实目的在于刺探敌人的军情。而弗莫里亚人中有些人盲目自大,好大喜功,为达格塔准备了八十加仑牛奶,还有八十顿的饭食和肥肉。他们还在里面放了乳猪、山羊和绵羊,然后倒进地上一个巨大的洞穴里。

“全部吃掉,”弗莫里亚人面带狰狞地说,“否则就得死。”“我马上就会吃光的。”达格塔微笑着回答说。然后取出自己的长勺来,这个勺子那么大,仅仅勺碗部分就可以足够一个高大的男人和女人一起躺下,还显得绰绰有余,接着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弗莫里亚人看得目瞪口呆,达格塔意犹未尽地咽下最后一口饭食,还用他那只巨大的手把渗进泥土里的残渍刮来吃掉,因为长勺子够不到,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呼呼大睡。

“快看他的肚子,”弗莫里亚人惊呼道,指着熟睡的达格塔让其他人看,只见他的肚子上的五脏六腑鼓得像座大山似的,他躺下的地方就是山腰。“他肯定没有办法从这里站起来。”

你猜接下来怎么样?醒来之后的达格塔,满意地咕哝几句,伸伸懒腰,舒展一下他那硕大的体格,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起路来,拖曳在身后的棍棒,留下一道深深的犁沟,形成一条宽大的沟壑。即使这样,力大无比的达格塔也没有显出一丝

的疲倦,回去之后还和茉莉安女神、战争女神克劳调情交媾。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你知道吗?我是在那里的。是的,我在那里。谁又能说
我不在那里呢?

第一章 我是乘风破浪的海船

我发现死人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用顾虑假惺惺的礼貌规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任何令人痛心的事实、残酷的嘲讽、难堪的忏悔,希望反驳什么也可以尖酸刻薄、酣畅淋漓地一吐为快,不用做作地演戏,无须顾虑招致无休止的抗议,没有尴尬难堪,也不会因为口无遮拦的坦言面临报复的威胁。

我觉得,埃蒙·伯恩斯是想了很多的,但在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倾泻出来的一腔怒气和满腹的苦楚是如此的强烈,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般倾吐的后果会如何。当然,在我听到他从坟墓里发出的怒吼时,我觉得他真是粗野无礼、愚钝麻木,虽然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但这是在我和他口中提到的那些人有过短暂接触之前的印象。

“我想你一定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同时给你们打电话。”伯恩斯开始了他的倾诉。起初他脸上显露的是一副傻笑的憨状,继而变成难言的痛苦,最后成了呼吸急促的气喘吁吁。

“埃蒙总是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亚历克斯·斯图尔特把嘴巴凑到我耳边,低声告诉我,别人根本听不见。

“很显然埃蒙还有点迂腐不堪，满口的陈词滥调。”我也对亚历克斯耳语道。

“尤其是，”亚历克斯紧张兮兮地深吸几口气，接着说道，“尤其喜欢关照我是怎么呆板沉闷的。”

“还有点小丑的滑稽。”亚历克斯叹口气，补充道。

录像带里的那张脸污迹斑斑，努力地朝摄像机靠过来，然后颤抖着回到摄像机焦点处，一只模糊的手将镜头的焦距调好。这张脸不容易看清楚，只看到凹陷的脸颊，深陷的双眼，一只鼻孔里插着输氧管，灰白的头发贴在头皮上，但是我却能从中看出一个妄自尊大，也曾经风流倜傥的男人的影子。

“他竟然能允许自己在这种状态下录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低声对亚历克斯说道。

亚历克斯再次把头靠过来。“我从来不觉得他会顾虑别人怎么想，劳拉。虽然太过反常，但这是事实。”正当亚历克斯对我耳语的时候，一双大脚板正在优质地毯上慢慢挪移过来。

“嘘！”坐在我们前排的一位女士绷着脸，回头示意我们安静。同一排的另外两位女士，也是一脸严肃地瞪着我们，发出第一次警告。我想她们是母女三人，因为长得就像同一根藤上的三颗豌豆，相同的基因暗示她们是一家人。我强忍没有发作，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只是狠狠地瞪她们一眼作为“回敬”，心里面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古训。

这真是讨厌的一小撮人群，我想三个女人，中间夹着两个男人，就像某种穿插装置一样不伦不类。那两个男人还把外套脱掉，房间里难以忍受的闷热和难闻的气味可以击败任何想要承认此种场合下应有的严肃和一本正经的决心和意志。从背后我能看到的，就是慵懒地瘫坐在座位上的两个男人，还有他们雪白的衬衣，金色的头发覆盖下白皙的脖子。有那么一刻，我的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感觉他们就

像修脚师怕你乱动,染上未干的指甲油时塞在脚趾间的卫生棉球。后来想想,觉得我这个比喻竟然惊人地贴切,不只是因为这里说的是两个男人,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在生命的长河中将女人分开的方式。

我们左边坐的是“大拇指”,母亲玛格瑞特,身材修长,金色长发,骨感美人,身穿黑色的羊毛织物套装,整洁大方,外面套着短小的毛料夹克和夏娜尔式无领直筒夹克衫。她应该很有理由为她修长的双腿骄傲,对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能保有这样曼妙的身材确实不太常见,所以整个过程中她不停地换姿势,一会儿翘起二郎腿,一会儿放下来。紧挨着玛格瑞特坐的是第一个“白色棉球”,她的女婿肖恩·麦金休。肖恩旁边是他的妻子,玛格瑞特的大女儿恩雅,和她母亲一样金色的秀发,苗条的身材,她脸上流露出来的焦虑急躁预示她是家庭中最喜欢忧虑发愁的人;恩雅身边坐的是第二个“棉球”,柯内尔·欧克尼,挨着他的是妻子菲娜拉,家庭的二女儿,她看起来和她的母亲、姐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她们那么高,穿着暴露的夹克衫,正好昭示着她在三人组游戏中的荡妇身份。女士们一律脊背挺得笔直,显得机械刻板,脸上挂着苦楚的表情,母亲的表现尤其突出,看上去好像患有慢性口臭般地难受,但是很快这种症状的表现也蔓延到女儿们的身上。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男士们的表现,从我这里看过去,他们下巴松弛,大腹便便,慵懒地跌坐在座位上,虽然我认识他们的时间不长,但可以断定的是,这是好逸恶劳的恶果。

还有另外一个“脚趾”,家庭的小女儿布瑞达,她选择坐在其他人群里,没有和她的家人坐在一起。她在拥挤的房间里,为自己选择了一把远离母亲和姐姐的扶手椅,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我觉得她要比她的两个姐姐年轻得多,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两个姐姐之间的年龄间隔也就是两三岁,但在布瑞达和小姐姐菲娜拉之间至少相差六七岁。布瑞达的出生也许是她母亲在最后生育年龄阶段的一次小小的意外,抑或是挽救父母婚姻的最后一枚棋子。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

恐怕不得不肯定地说,那应该是失败和可悲的。肥胖的身躯,容易动怒的面容,但还算可爱。看着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我觉得她长的和她父亲非常像,黑色的头发,白色的眼眸,勉强可以和另外三位女士相似的地方就是满脸的不耐烦。我从她这一代人身上见多了她此时的态度,故作清高和冷漠,佯装对周围世界漠不关心。但对今天即将到来的进程,她表现出来的这番毫无兴趣,究竟是矫揉造作,还是真就这样认为,我无从猜起。

房间里唯一可以称得上因为死者的故去而流露出遗憾的是一位年轻人,一头火红的头发,太阳晒得通红的脸膛,星星点点的雀斑更加明显,不过我想他脸上的表情真是庄严肃穆的。从外面看起来,他应该是从事户外体力劳动的,因为他裹在那件普通但整洁的夹克里的肌肉把衣缝都要撑裂了,破旧的衬衣领子也紧紧地勒在脖子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迈克尔·戴维斯,不但是房间里为数不多的真心为埃蒙·伯恩斯的故去感到悲伤难过的几个人之一,而且还是被房间里的其他人冷处理起来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就是亚历克斯。所以,迈克尔与我和亚历克斯选择最后一排坐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同排就座的还有其他被人遗弃的社会人员,有人告诉我,其中就有一位律师,但代表谁来出席就不得而知了。

负责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的是负责埃蒙财产处理的两名律师和一位名叫迪尔德丽的女仆。我在心里把她称为悲痛欲绝的迪尔德丽,因为她那忧郁的表情,是习惯使然,还是此情此景下衍生出来的下意识反应,我不得而知。但作为伯恩斯家园的忠实奴仆,她理应占据一个名额,拥有提名的另外一位雇工的名字叫约翰,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酒味,指挥大家入座的时候,双手还不停地颤抖。约翰不时地在大厅里进进出出,我想他一定是找地方对着细颈瓶小饮几口酒,但因为只去关注他那双鞋子,没有注意到他的酒瓶藏在哪里。鞋子上的鞋带是黑色的,走起路来咯吱直响。我不应该遗漏掉任何出现在现场的

东西,包括那一只家庭宠物龟,也不能对它熟视无睹,宠物龟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或许我应该说漫步在房间里。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的,睁大眼睛以免踩到脚下穿行的宠物龟,这让我对我们古董店的警卫猫狄赛尔总是主动给人让路的做法感到欣慰,对它也有了全新的好感。

除了这只宠物龟,我的兴趣还在于观察适度冷静氛围中五位家庭成员的反应,虽然他们坐在我前面,我没有办法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但从他们不时映现出的侧面轮廓和他们回头示意我们保持安静时的面容上,还是可以准确地捕捉到他们对一切人和事的态度与反应。

比如说,从后面看得很清楚的是,虽然在这种场合下他们坐在一起,外表和神态都极为相似,如果不是针对亚历克斯的病态冷漠,也算令人心惊胆战的蔑视和鄙弃,但可以看出来的是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处处充满火药味的家庭。他们很少互相对视,女人们僵硬地坐在那里,赫然捍卫着自己的权利,高傲的头颅直对前方;男人们虽然有些松弛,但除了看一眼旁边的妻子,对其他人也当不存在一样。他们也尽量避免朝坐在那边的布瑞达看,虽然布瑞达不时地拿眼睛朝他们也斜几眼。五位家庭成员也视迈克尔和那位神秘的律师不存在,不闻不问。当房门发出怦怦响的噪音时,能做到不在房间里搜索一圈或回头朝房门观望,确实需要极大的抑制力,但他们显然具备铁的意志,雷打不动。

现在应该很明显,我对这些人没有好感。如果说其中可能有例外的话,那就是迈克尔·戴维斯还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反正到目前为止我对他们是喜欢不起来的,也没有过多的接触。当我再次把目光盯在那三个女人的后背上时,我开始后悔,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到爱尔兰来,不过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立即就感到羞愧不已。如果亚历克斯·斯图尔特觉得我有必要出现在这里,我就应该随他所愿地陪伴左右。

亚历克斯·斯图尔特是我的一位挚友,刚刚退休在家,和我是邻居,我们两家只隔两扇门,他常到我们格林哈尔希 & 麦金托什古董店

来帮忙打理。我们这个店主要是经营古董生意和室内设计,在繁华新潮的多伦多的约克维尔区,说实话,那里太繁华,租金非常昂贵,我们也是觉得勉为其难。几个月前,亚历克斯的头部撞了一下,医生说只是一次轻微的撞击,很快就会康复的。这点伤一点也没有妨碍他风风火火的办事速度,只是一侧的头部有轻微的麻木感,持续几天就慢慢好转,但是可把我吓得够呛,白天基本上都用来照顾他了。凡事都大惊小怪,吓得他什么事也不敢轻易去干,我相信自己这种照顾病人的方式几乎将他逼疯。

所以当都柏林麦卡菲迪 & 麦柯林恩公司的法律顾问赖安·麦柯林恩,打电话给亚历克斯,应埃蒙·伯恩斯的委托邀请他前去参加伯恩斯的遗嘱宣读仪式时,亚历克斯告诉我他要出去几天,我坚持陪他一起来。为了避免亚历克斯尴尬,我告诉他正好我需要出去度假。但想出这样的借口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想象,因为外出休假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比养只宠物龟更加地不可思议,但我还是决定荒谬一回。不但如此,我还说服我的一位朋友,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警官罗布·卢萨卡,还有他的女儿珍妮芙,和我们一起前来。我们一行四人决定在遗嘱宣读之后,在爱尔兰游历一番。

亚历克斯说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参加遗嘱宣读仪式,但我希望他可以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也让他过几天奢侈的日子。我知道他以后还会一如既往地到我们古董店里帮忙,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热心,但我还是不得不担心,他仅凭那点退休金和我们开给他的那点微薄的工资究竟能否养活自己。

很显然,亚历克斯到这里来的机票钱是伯恩斯的代理人代为支付的。我因为经常往返飞行,所以积累了很多飞行分数,加起来将近有十亿分了,这次我不得不花掉几千分,换成现金为自己和珍妮芙·卢萨卡购买机票。我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飞行积分,是因为我和莎拉·格林哈尔希店里所卖的古董是从世界各地选购来的。而负责进货的

是我,因为莎拉一点也不喜欢这部分工作,所以每年我至少有四次大规模的进货旅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肯轻易地花掉那些积分。虽然我一再告诉别人我积攒积分是为了最终的环球旅行,但我知道这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环球旅行?我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之余连带把别人想要的旅行也一并享有。其实,我着魔一样积攒积分是以防万一,说不定哪天我和莎拉的合作生意走到了头,我就可以凭借这些积分继续自由地旅行,这恐怕是我们的生意唯一可以留给我的东西。我的亲密女友莫伊拉,在另一条街上经营一家高雅而漂亮的沙龙兼疗养院,她曾跟我开玩笑说,那些会计师或保险精算师本来就是依靠避免发生此类事情来谋生的,如果他们知道你积攒足够多的积分就是为了航班破产,那总有一天他们会派人杀掉你的。

我们来到爱尔兰才不过二十四小时左右,我就开始后悔用掉那么多积分。我们落落寡欢地坐在埃蒙·伯恩斯阴暗沉郁的房间里,根据路上那张适时出现的标志牌,我们知道他这栋公寓的名字叫“第二次机会”。不过房间真的很漂亮,墙壁粉刷着浅黄色的涂料,屋顶是黑色的,镶有白边,长长的车道曲折有致,煞是壮观,门前数英亩的辽阔地界通向远处的大海。车道两旁林立的是属灌木丛的八仙花,上面开满迷人的粉色、蓝色和紫色的花朵,花枝和藤蔓不堪重负,纷纷弯下腰,眼看就要完成和大地母亲的亲吻。穿过房子的后排是一间日光浴室,房间是用白色柳条和绿色的印花棉布装饰起来的,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百花争艳的花园,再往远处看,穿过石头天井和两旁排开白色石膏缸的楼梯,我们看到的是一汪天蓝色的幽谷半岛。那里阳光明媚,生机盎然,气息诱人,正好和这里的沉闷乏味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我们坐在图书室里,和这种庄严肃穆的场合倒是非常相配。这间图书室也在院子的后排,远离日光浴室,房间很大,布置得也非常漂亮,墙壁嵌镶板用的是墨黑的木板,配置的是超大型黑色皮革椅子,

还有一张大得出奇的桌子,我想这间房子一定是围绕着桌子建成的。这间图书室很显然也是埃蒙·伯恩斯的书房。在这种郑重的场合下,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的红色天鹅绒窗帘紧紧地拉上,那种猩红色的天鹅绒窗帘好像妓院里挺常见。窗户虽然很大,但厚厚的窗帘将明媚的阳光挡在外面,遗憾的是连同新鲜的空气和迷人的景观也一并拒之门外,如果此时能享受一丝新鲜空气,或者看看外面的风景应该会好受一些。我的鼻子有时候是非常敏感的,房间里好像有一股隐隐的消毒水味道。

房子外面看上去很优雅,但里面却是大相径庭,房间里很是凌乱不堪,几乎可以说像是一团乱麻。伯恩斯好像是一位收藏成癖的收藏家,但并不见得很有辨别力。这并不是说他收藏的东西不够好,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匆匆扫视一圈,觉得伯恩斯的收藏很有品位,但是他好像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样特定的东西上,当然这也是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如果说他的收藏品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那很显然也没有立即给我留下这种印象。放眼看到的有油画、印刷品、书籍,成千上万,很多书都有皮边儿,看起来非常古老。书架上有,家具上面堆得也是,地板上也有不少书籍。地板上铺的三张东方地毯的质量和花色确实不错。

装饰墙壁的画儿,清一色的油画,大部分画的都是黑色的巨型油轮在海上与狂风巨浪和敌人的船只英勇搏斗的场景。只有一面墙壁跟摆着一排玻璃容器,里面展示的是一些非常古老的武器,主要是古剑和矛尖,最下面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些罕见的铁罐和铁碗,有些直径少说也有十二英寸,其余的则更大;我想这些一定是铁器时代的大锅炉。所有的展品下面都铺着猩红色的天鹅绒布,与两边的窗帘交相辉映。我四处看了看,大体估计一番,觉得装饰这间房子至少需要一万美元和大约一英里长的红色天鹅绒布。桌子后面的墙上孤零零地悬挂着一把古剑,剑刃已经被岁月蚀刻殆尽。桌子的玻璃下面也摆放着

一把古剑,显然对主人来说这把古剑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件收藏品是令人怦然心动的,但的确给现场造成一种杀气腾腾的氛围。这让我感觉到,对埃蒙·伯恩斯来说,当然这只是假设,他不断地收藏油画和武器,生命在他看来就像某种漫漫无涯的征战。

电视机和录像机就放在巨型桌子后面的书柜上,还特意用一摞书把电视机垫高。电视机的位置比较偏僻,就在扶手椅的一边,从我这里看过去,我觉得就像亚历克斯挤在房间后面一样,遭人遗弃,备受冷落。而前面就座的都是埃蒙生命中较为重要的人物。电视机里正要说话的头颅安静地躺在那里。这种情景总会引得我不由自主地发笑,本来这种场合就不是完全谢绝幽默感的。

只有布瑞达舒服地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百无聊赖地把手里的花边手绢折好,再打开,反复地折腾。而我们其余的人都坐在别扭的金属折叠椅上,围坐在两张半圆的桌子旁。操作录像机的是查尔斯·麦卡菲迪,麦卡菲迪 & 麦柯林恩公司的半个当家人。至少我认为他就是麦卡菲迪。他和他的搭档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西服,同样的黑色,裁剪得体,相配的内衣,精致的怀表和表链,白色的衬衣,笔挺的高领,法国式袖口,银色衬衫袖链扣。连他们的发型都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昂贵的金丝眼镜,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对其他世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唯一可以将他们区别开来的就是他们脖子上的领带,虽然都是银灰色的,但一个人的是菱形的,另一个的则是带条纹的,我想这也许可以勉强算是他们的个性使然吧。其实我还偷偷地给他们另外起了个名字,分别是半斤和八两^①。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随随便便地就给人起绰号,但绰号并不一定就是毁人名誉的。不管我叫他们什么,麦卡菲迪和麦柯林恩好像都表现的很得体,谢天谢地。他

^① Tweedledum(半斤)和Tweedledee(八两),是两位闻名的拉小提琴的对手的名字,源于拟音。比喻非常相像的两个人或两个团体以至于很难区分。译者注:下同。